

卷十二上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
四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二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是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聖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038

No.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

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慮

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

體而分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

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
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
為罪人八章言招携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
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
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十一 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 十二 章言民無信不立 十三 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 十四 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 十五 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 十六 章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折或引 凡此 十六 章合上卷 二十 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 六 章 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爲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

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以齊等其未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未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

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

之曰鈗見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鈗則不得食則

將鈗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

得妻則將摟之乎

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至摟之乎曰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

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

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

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

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

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里曰以禮食則飢而死

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

親迎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

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

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子曰屋廬子未嘗有言以

告於孟子孟子曰於是問乃明日往鄰國以任人此言

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有



能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
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
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
色為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積豐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
誰不以食為重也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
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
人曰紛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紛戾之
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紛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
墻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
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
謂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
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
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
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
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正義
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

未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

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

耳註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註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註孝弟

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小論禮也堯言仁義之言

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

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曰

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交欲

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註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

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





館學也 曹交至餘師 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

辭之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曰凡有諸曹交可以

君之弟也 姓曹名交然孟子曰然孟子曰凡有諸曹交可以

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 孟子曰然孟子曰凡有諸曹交可以

如是也 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

尺四寸但獨食粟而 已當如身長九尺則可交身亦長九

奚有於是至是禁而 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

之謂乎言非論身長 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此言

為之而已且託今有 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三

之小是則為無筋力 之人也如是言而巳矣且夫

之重則為有筋力之 人也如是言而巳矣且夫

鉤之重任者此亦足 為鳥獲之徒而巳矣且夫

如不能舉勝一匹雛 之小而為憂患哉但為之

其不能為之哉亦不 為之言人所欲為堯舜者豈

長者是謂之悌順急 疾而行之先於長者謂之

夫徐緩而行者豈凡 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

行之矣夫堯舜二帝 之道孝弟而已子今若身

度所行則行堯所行 之迹以行不淫虐如此是

為堯之徒矣若子於 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

已矣交得見鄒君可 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

乃

於

孟

子

言

至

此

乃

也

蔽而
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

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

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

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

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

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

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

疏正義曰此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孟子又問孫丑曰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曰然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矣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入

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入

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必與兄為親也小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卹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只答之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也以詩觀之有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愆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也是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言疏太子宜曰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王

制禮夫死妻稱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稱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敬之者是亦不孝者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其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請於吾孟子矣○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曰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註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曰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

死入尚或瑾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者註云瑾路塚也箋云相視投之行道也視彼人將小免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瑾之成其瑾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人名經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宋經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

經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

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

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

宋經至何必曰利正義

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

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經將欲往楚國之人姓宋名經孟子尊
老之曰先生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
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
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見之而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聞
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之而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聞
我從其志也曰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宋經故自稱
得從其志也曰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宋經故自稱
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宋經故自稱
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先生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何必曰
言其與兵之不利也先生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何必曰
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何必曰
號則不可用也先生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何必曰
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衆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
之衆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百人為軍三軍
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
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又懷抱利以奉
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去仁義之道特利以
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去仁義之道特利以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仁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
衆也如此是三軍之上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
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兄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
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去仁義之道特利以
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夫其利而抱仁義相
兄兄弟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
以爲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
亡身爲仁義則其利不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
子所以持仁義之道也宋經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
說秦楚也○宋經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
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
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時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惑愚衆是宋鈞也揚雄云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
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經與鈞同口莖反是也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之而不報

任薛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

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袒問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益稍與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二人

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嘗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

享也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

及事謂有關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服故悅也

人問之曰何為若是一至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

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遙

至

至

交越為其不尊賢政一磁答而不見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父接勅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

不差不報以孟子居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

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

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而不答孟

子為齊卿相之時居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齊

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之

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十異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季

子自平陸往齊國於此不見儲子屋廬子喜而相

歎屋廬子見孟子於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而

連於今日得聞與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而

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而

為齊相故欲輕之歎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子

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既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洛

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

享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

我幣而見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

之幣而見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

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

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

不得越境親至鄰國見孟子故曰季子以其守國故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孟子居鄒

至平陸

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天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註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思齊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

也一者何也**註**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註**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屢仁而已髡爲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註**髡曰魯繆公時公

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

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爲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
得歟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
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

註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絲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

絲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

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

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

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

識也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用其

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少胙燔肉不至

聘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

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

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

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

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也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



是乎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

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為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有

後故先名實者為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有

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知是乎髡之

意以爲仁人必無以輔佐君而治此幾之蓋名實未

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此幾之蓋名實未

下之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

夷非其君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

也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汙君

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爾焉

能進我哉既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者

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

孟子曰



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之仁則見於必退
 以爲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之仁則見於必退
 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之仁則見於必退
 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君子進退行
 子所以引此三子而諭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之
 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公之
 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泄柳及爲師傳之臣而魯之
 國爲敵國所侵削益盛如此賢者不能拯救之是
 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君不能信百里奚則何
 可得歟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百里奚則何
 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爲霸是則不能信百里奚則
 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釋其囚授之
 奚知虞公之不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之
 以國政號曰五殺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
 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又曰
 往曰齊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齊右之人皆
 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齊右之人皆

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
 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妻哭者尚能變化其俗
 化之而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
 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
 此是故無賢者也其賢者則髡必知之矣儀休泄柳
 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柳
 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亦若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譏
 於孟子淇水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孔子嘗爲魯國
 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爲魯國
 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
 以胙燔肉且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
 祀之冕而適它國不知孔子者以謂爲君無禮乃欲以
 故爲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爲君無禮乃欲以
 微罪之黨黨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能識所以有罪
 矣然則君子之所爲者庸衆之意謂吾之去齊是亦
 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諂兒也意謂吾之去齊是亦

孟子卷之十一

十一

去齊

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淳于髡至然也
○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
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
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
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
國中有一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髡曰魯繆
公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
記云公儀休魯傳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
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
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
也擅弓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
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孟子云百里奚去國
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
即經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
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
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亦意也○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
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淇水在衛地說文云
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
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
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
唐杜氏曰高唐在河內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
祀梁祀殖也二人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
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祀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
郊明路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也莒
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
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
親鼓之從而伐之獲祀梁莒人行成齊侯歸祀梁之
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
杜註云祀梁祀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
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孔子
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
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



五九

法約

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
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
事有喜色門人問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必正邠齊人歸女樂
定公日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於
大夫孔子遂行宿于此魯國之南地
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謂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